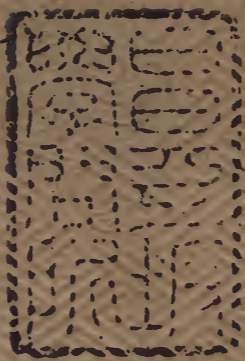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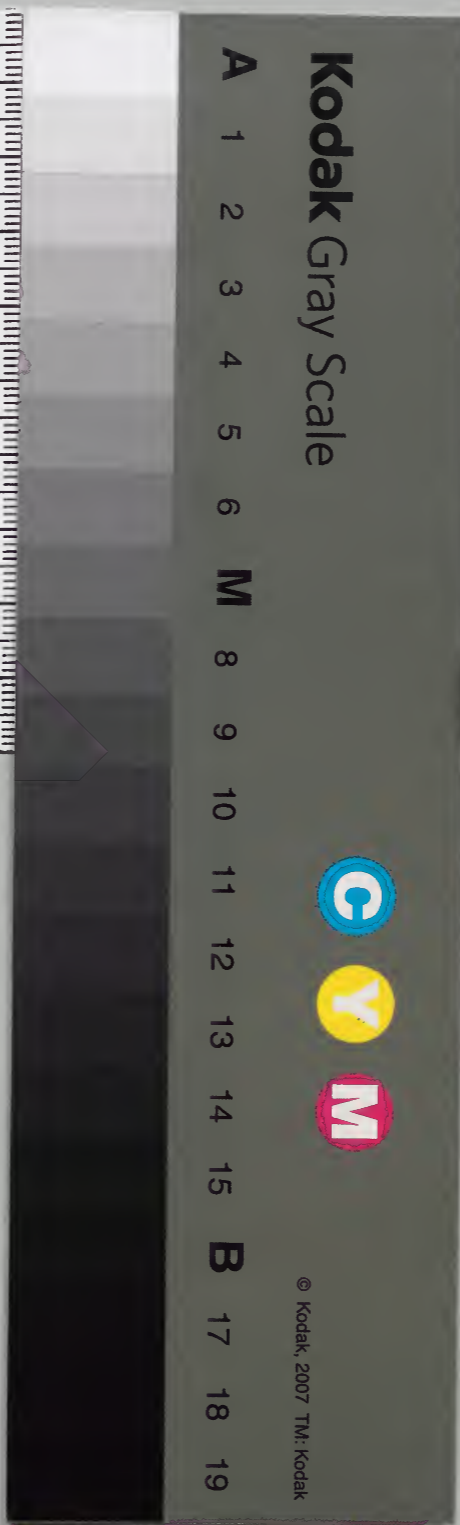
官板春秋大全



漢書門類
四九〇四號
三八函
三九架
三八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九〇四號
三八函
三九架
三八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04
冊數	38 (22)
函號	275 32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十有二年

甲子年
十一庚辰二
十四丙申
十七

春秋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淺草文庫

宣公三

甲定王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

子十年二十一年陳成二杞桓四十宋
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計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
已計之矣臣子雖欲計之而無所計也
杜氏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春秋集傳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九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太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汪氏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道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

略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夫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救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庭入盟子良出質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達道左傳作達路公羊作路衢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經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

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

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

重也汪氏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異以求免則楚之凌暴亦甚矣然其

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

士則比於狡焉思啓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

意也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謀所誘故

書圍廬陵李氏曰鄭自此後楚直至成五年蟲牢

之盟方向晉臨川吳氏曰中國不能伯與國屈服

於荆蠻鄭伯禮之恭辭之善以媚悅於楚極矣悲夫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御音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

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

曰善會聞用師觀變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

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

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

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

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平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
也洵曰於鍊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
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
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
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
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
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之臨
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
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
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師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曰師
免而歸必有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曰師以備師
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
為罪已重不知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
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迎沈尹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友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
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旆伍參言於王曰
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
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
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營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
臯戊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
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
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
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誅之
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
無時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
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
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傲怨于楚我曲
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
戰我克則來不克還逃以我下也鄭不可從趙括趙
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
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
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交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誠定豈敢求罪
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
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
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詭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太國
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
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曰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為右
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欒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悒
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欒伯左射馬

而右射入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麋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
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
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獻
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
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
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
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師無戎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
人乘我喪師無日矣夫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
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
不微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蒞穿帥七覆於敖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與舟於河故敗而
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
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
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

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
 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晉人恨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蒲黨望其塵
 使驪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
 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登行先入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
 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
 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
 也晉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
 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籍君
 靈以濟楚師使蒲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擊
 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毀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曰之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
 廣隊不能進楚人慕之脫高少進馬還又慕之擐旆
 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

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及遇敵不能去棄車而
 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
 在後怒之使下擗木曰尸女於是投趙旃綏以免明
 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
 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軍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
 乎吾不可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
 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
 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
 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橐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
 曰勸定爾功其二曰鏞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
 緦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
 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官成事而巳，武非吾功也。古者明主伐不敬，取其餘，餘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後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殺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明以放乎路，衛鄭伯內祖，左執茅旌，右執鵞刀，以逆莊，曰：寡人無良遣，隨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志，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主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非王親自守旌，左右為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

曰：南郟之與鄆，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厥後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無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打不穿皮不露，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出從不救，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鄆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漸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念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推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穀梁傳：績功也，功事也，如其事敗也。《杜氏》曰：鄭地。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何氏》曰：序林父於上，罪

汲欲敗，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杜氏》

楚，爾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

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
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

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
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

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曰據

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按邲之後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

不欲勅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
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闕外南史沈慶之傳闕外之事將軍所得專制

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雖君令有所不受以鉞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雖君令有所不受據直傳將在軍雖君令有所不受前漢書周亞夫傳上勞軍至細柳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上曰此真將軍矣唐書段志玄傳與宇文士及勸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帝嘆曰周亞夫何以加况其屬乎來書

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過見

左傳成偃陽之舉勾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念曰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事見左傳林父

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

殺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

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

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宋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

要狗人情如荀林父卿之後先殺違命而濟乃謂

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君林父者

只合按兵不動知難而退是棄晉師於誰責乎

召先殺而誅之故後誅先殺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

也茅堂胡氏曰卿之戰先殺趙旃實敗晉師而獨

也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初山之戰違命於街

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

責以為咎皆在己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在歸於

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楚既反

漢用條侯以梁主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

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父而

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輿疾督戰遂擒元濟

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

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張氏曰經以林父及

乏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

已失二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

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

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帥君討亂以行盟主

之大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士殺之徒

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

帥之從楚師者公羊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

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

父主此戰若其敗師之罪也陳氏曰以大夫敵君

於是始鞏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于師矣宋嘉呂

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

之屢伐而受盟長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

純乎從楚也故微事於晉晉既不能自陳而僅爭

鄭則卿之一戰夷夏勝負之卜決也自卿之敗而

楚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制矣汪氏曰林父身為

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

男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諉於誰乎？然楚君大夫與中國戰，皆賤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城濮，囊瓦於柏舉，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夷狄，故不以林父之自罪而賤之也。泓之戰，敗楚子，此不賤者；楚成設詐禽宋公於乘車之會，以伐其國，又乘勝不俟而敗宋於泓，則與楚並為中國之所不能為者，異矣。○劉氏曰：子王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公羊皆為不敵君，可怪也哉。○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材公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雖以中國為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賤矣。林父不善救，則知其有罪矣。不賤者，退師之情，可恕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聞國相乎？及楚殺子主，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換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宣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
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裨而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來言
號申救展救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河魚腹疾奈何曰即於管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
則已明且蕭潰申救裨其井則茅經在焉號而此之
杜氏曰蕭
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
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
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
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
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

必有天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遷歸者
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
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
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
入鄭大敗晉師于卻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
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
矜其威力以功心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
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
斯得矣
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
國雋陵諸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莊氏

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程子曰晉為楚敗諸侯恨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莊氏曰清丘衛地

書同盟志同欲也楊士勳曰新城書同盟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首文也

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

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茂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

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

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

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莊氏曰宋伐陳衛救之不

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一不恤病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群偽之言以設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

椒猶不免譏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

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

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較

血要質鬼神斬音祈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

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陳氏曰曷為與稱人猶自人自為盟也人自為

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原穀違命喪師乃再見其再見何中國久無伯也

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家氏曰

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來同齊霸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為此會猶以同盟書蓋其不以勝負為從違捨原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于幽之同盟則不可同日語矣匡氏曰新城之同盟晉以趙盾去盟清丘之同盟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之乏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驅車馬陵于蒲劉氏曰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且華椒不道被戕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

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

內自省德遽以太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皆

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

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

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

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高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

罪宋也然衛左盟於清丘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稱人汪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

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啓焉於強楚
渝盟失信以從簡書
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乙 定王十 十有三年 晉景四齊頃三衛穆

丑 一年 四蔡文十六鄭襄九

曹 文二十二 陳成三杞桓四十

十 宋 文十五 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臨川吳氏曰
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
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汪氏曰公羊作伐衛
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
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
又伐之則此為伐莒無疑矣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
清立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

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

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

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後

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 天弱後強宋不知屈伸

氏曰文定責宋持譏其盛致兵之罪失保國之策
非以楚之陵中國為無罪也蓋不待取絕而惡自
見耳廬陵李氏曰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
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麻貉楚

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

冬也

杜氏曰：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音同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卿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事

左傳：文公十一年，齊涇而次，栾黶於斬，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

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

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高氏曰：卿之後

穀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計，然釋趙旃魏錡，不計而獨誅先穀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

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在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致楚矣

附錄 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危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寅 定王十有四年 晉景五 齊頃四 衛穆五年 蔡文十七 鄭襄十

曹 文二十三 卒 陳成四 杞桓四十 二 宋文十六 秦桓十 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

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

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 茅堂胡氏曰孔

滅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况同盟中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時陳貳於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

國于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

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蘇氏

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于盟主故稱國以殺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薨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郟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也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按左氏傳為郟故也此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

之兵詞無所畏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張氏曰

神敗而能敗可以與矣晉所以敗由太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郟鄭遂即楚夫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然彙成以

來文公之澤浸微于弋日彘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儻道于宋亦使公孫馮聘于晉不儻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後惡宋曰鄭昭宋擊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之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避我而不儻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殺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胄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
始也簡其將軍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
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
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齊魯圍中國則
亦明矣歸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
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荐食上國宋之挑釁
強夷俱可罪也汪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
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
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
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
惡甚矣文定作傳屢責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
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

也故論之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
二十七年書楚人嫌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植于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儻於魯矣懷必貪
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
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
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
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王氏曰大夫會諸
侯始於單伯會齊
宋衛鄭之君子于郵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
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

盟諸侯始於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至公孫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在僖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君若贅旒何氏曰贅繫屬之辭旒旒旒以旂旒為喻者為下所執持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谷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張氏曰魯素車齊而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王氏曰遂以下止而立宣公公以不止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廬陵李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甄繼見于公孫叔會晉侯于戚不

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附錄

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而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而有容貌米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謀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定王十
十有五年 晉景六 齊頃五 衛穆六 蔡文十八 鄭襄十

一曹宣公廬元年 陳成五 杞桓四十
三宋文十七 秦桓十一 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杜氏曰從前年孟獻子之言也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寡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

矣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

存先代之後嚴矣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

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

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

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陳氏曰吾大夫始往

會楚也宋子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或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久哉廬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生以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理喻匪國君舍猶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嬰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敵廢王命王棄言馬王不能答申犀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生以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理喻匪國君舍猶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嬰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敵廢王命王棄言馬王不能答申犀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幣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
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
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
書以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聞宋軍有
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
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
之抗敵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
也圍者絀馬而殊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發之小人見及之厄
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
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
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
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抗敵而炊之莊王
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
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莊王怒曰吾
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
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

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
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
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
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賤焉為賤乎
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
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善人之
存焉道之也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賤也春秋賤欺
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
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賤
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
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

預知焉非入臣之義也。霍子曰子友與華元平世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鮮紛淡氏曰和而平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友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友探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

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

作憲敬之如賓客也橫見侵偏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

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

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

之士乎使子友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

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

也知春秋之法矣。晉書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祜酒祜饋抗藥時謂華

元子友復見于今陳子曰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陳氏曰九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

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傷二十四年宋尊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鄭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圖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劉氏曰公羊云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諱也子友何不退與其君謀而擅與宋平乎穀梁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豈齊平何以不曰齊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適之也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爾盧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此條之說陳以為長宋楚稱人疑穀梁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

此平不過子友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嬖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釐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恤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雋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

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
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
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羊傳潞何
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
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
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
謹日甲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
賢也杜氏曰潞氏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其稱日謹之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者其暴

也陳氏曰滅國之大夫稱人貶也故荀
林父滅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
滅而舉號

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

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

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

禽征之見書徹狃孔熾侵鋪合老及方宣王伐之

見詩小雅六月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

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

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

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

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

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

計者執鄆舒音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

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以利狄之土滅路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高氏曰是時楚肆其疆圖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急於憂中國矣汪氏曰晉景公會狄于橫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於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永嘉呂氏曰夷狄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之以納汗而侯自委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向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強爾不得志于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于周君臣之間於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陳

氏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子詳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劉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爾穀梁云夷狄不曰又曰其曰潞子賢也亦非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為賢哉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維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子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夜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墮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無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後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高氏曰自三年秦帥伐晉晉不報奏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闚其虛也故賤而入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也
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臣有書字而言字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

之詞也

何氏曰天子之庶兄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言王札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在以權王氏曰變文先名若王猛然高氏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弱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其為當上之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

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

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

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

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

入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

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或問王札子陸淳以為王子札茅堂胡氏曰讀

經當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狀王命專殺耳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襄陵許氏曰拓拔魏世高歡觀張彞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此妄穿鑿爾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其何也而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乎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附錄

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肸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東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

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鬼矣

秋蝻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

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

務其本者也故宋氣應之六年蝻七年旱十年大

水十有三年又蝻十有五年復蝻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而加之以水旱此宣公不脩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年婁杜氏曰無婁祀邑王氏曰隱四年莒伐杞取其地即其地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

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會成注

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盟衛雍注禮

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史記齊世家康公十年

九年陳恒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晉世家靜公二十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二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

欲正之其將能乎

高氏曰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蓋公主治齊父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魯馬而平楚宋禚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脩舊好馬廬陵李氏曰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于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季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說何說爾說始履畝而稅也何說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采什一太桀小桀寡乎什一太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

者什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二百步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更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己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非盡取焉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

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稅畝孫氏曰古者什一不稅于民宣公奢泰國用不足又取私田以斂其一始什一而稅也

公田為助助者籍也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其法為徹

徹者通也朱子曰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一而取一矣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由之不善也故助法行

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

圖向曰是時民患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恤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

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憲法之始也

未必遽至倍取
故當且從胡氏

冬蠃生

蠃稅全反公羊傳未有言蠃生者此其言蠃生何蠃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樂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蠃非災也其曰蠃非稅訟之災也

始生曰蠃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謹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高郵孫氏曰蠃者螽之子也春

秋之秋夏時之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蠃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志也王氏曰蠃螽之子爾雅謂螽蚘說者以為螽之有子下因牝牡腹中陶治而自生故蠃曰螽蚘皆蝗類故春秋記為災○趙氏曰左氏云幸其不為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蚕食葉也為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爾

饑

左傳蠃生饑

春秋饑歲多矣

汪氏曰據隱公再書螽桓公再大

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未倍公不雨螽大水哀公三書螽皆不書饑

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

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
 是歲雖多蝻蝻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
 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
 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蝻蝻天降饑饉亦無以
 振業貧之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
 不可不敦本也 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
 一在蝻蝻之後其言國無蓄積而
 民無以生也家氏曰蝻生自一時而言也飢自一
 歲而言也廬陵李氏曰左氏公羊皆云幸之者以
 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穀梁說
 雖鑿亦好

戊定王十有六年 晉景七 齊頃六 衛穆
 七年 蔡文十九 鄭襄十
 二 曹宣二 陳成六 杞桓四十四 宋
 文十八 秦桓十二 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干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二
 月中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獻免命士會將中
 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
 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
 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
 也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
 盡其遺黨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入貶詞

也甲氏路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

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

徐夷東郊既開而止書費誓序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宣王伐玁狁

至于太原而止詩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武侯注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征我瀘服其渠帥而止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南征馬謖曰若殄盡遺類非

仁者之情也願公服其心而已五月渡瀘至南中

斬雍闓聞孟獲為東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七縱

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下復反矣遂平四郡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家氏

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巳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失豈

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諉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

可巳而不巳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向張氏曰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

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薛氏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

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公穀作灾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

火天火曰灾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

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尔成周宣

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杜氏曰成周洛陽何氏曰天下

王所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大臨藍

定名與叔程有邦麥音敦對音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

命邦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何氏曰周宣王之

有中興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

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

者皆謂之榭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宣

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

以宗廟之重書之也汪氏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

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三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况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季氏克命曰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主之所為乎至是歷十一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廬陵李氏曰楚語曰先王之為榭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也杜氏知榭為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為宣主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宣主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無用三傳之所長為得之公穀又以為宣主中與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據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為春秋王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

家之義不可從

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

啖氏曰內女見出皆書來歸大其事也高氏曰

不能事舅姑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

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

室人之太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皆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

采子曰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日以衰薄室家相棄

中谷有蕓所以閔周

采子曰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

漢之詞也。易叙咸恒為下經首。程子曰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下經首咸繼以恒。

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体合為夫婦之義。春秋內女出夫人歸。

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

微矣。趙氏曰為婦而出者其悲也。呂氏曰婦人既嫁

而出入道之大者故書之。薛氏曰參說之也。

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

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者其變也。臨川吳氏曰常事

不書故歸。郊不書。汪氏曰春秋書郊伯姬杞叔姬

來歸所以說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

虧而亦責。郊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

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

有不當絕者而郊伯姬不書卒不書

受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附錄

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

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穀梁傳 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

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

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

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

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

倫水旱蝻蝻饑饉之變相繼而作汪氏曰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

又蝻生十年飢十五年大飢史不絕書宜也獨於

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高郵孫氏曰大者非

也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張氏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

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

異也臨川吳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

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

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祥乎

夫有年大有年

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

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汪氏曰桓公有年之

後遠狩于郎犯害民

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屢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

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壹國本恬不為

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象

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

也不尔則人類滅矣

巳定王十有七年晉景八齊頃七衛穆

五年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昭公也在位三十年子甯嗣是為靈公

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

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
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
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汪氏曰二年
使微者會葬
匡次則忽於盟王汪氏曰九年晉又其次若秦若
衛若滕雖來告赴怠於禮而不會也汪氏曰四年
秦伯稱卒九
年勝子卒衛侯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鄭卒皆不會葬張氏曰春秋
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備書而宣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

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短音

左傳春晉侯使卻克會于齊齊侯公帷婦人使觀
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
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秦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
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
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欒孟高
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
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
使見晏桓子歸請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
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
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欒孟而逃夫三子者曰
若繼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遊彼以
懼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
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
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邀穀梁傳同
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
同盟杜氏曰
斷道晉地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

非同欲也。汪氏曰：如宋襄、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

應焉，非同欲也。汪氏曰：如晉久請盟于魯，公孫敖如晉泄盟，若斷道之

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

要之者也。汪氏曰：魯衛曹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

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鞏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鞏戰，狎久不與者，國小不能以

兵從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獄之盟，故書同。

曰：同所以名盟焉，非非同時之謂也。以周禮言之，設見曰同，同者巡狩放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

明王曰：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一尋，深四尺，加方盛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汪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王巡狩至于方獄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疑其說之誤矣。汪氏曰：襄十八年，會于黃岡，圍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與鄭人之盟于中分，狎久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廬陵李氏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殺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微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卻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取殺說亦不為無據。詳見莊十六年，又曰：此盟獨魯衛曹者，即殺梁所謂魯行父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矣。辱者也。故鞏戰亦具列四子，然殺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年，故此下以為謀齊之盟，恐殺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附錄

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難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逝。」君子如懼，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選其志，庶有察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皆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宜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戾，未嘗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間朝夕之好，豈非其始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統而非之也。非之則胡有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思也以取貴乎。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

汪氏曰：按夫齊年鄭語，宋辰養鍼，陳光招衛黑，皆轉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何氏曰：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何賢乎？叔肸宣統而非之也，非之則胡士不名。

為不夫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夫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冢堂胡氏曰叔防書弟明其得弟道比於衛轉又足貴焉故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談氏曰叔防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深於轉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叔防無祿而卒也國氏曰叔防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為

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公孫各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或以為叔防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防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於鄰國眾矣汪氏曰遂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一如晉伐和取繹會齊伐莒會齊侯夕會楚子而獨叔防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劉氏曰叔勝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於春秋以
叔勝之義則固可以為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
以非宣公之裁也舉叔勝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
於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
故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舉逸民也逸民七
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
權叔勝兼之矣陳氏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
大夫而卒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
子稱公之子有謂稱弟是故宋地辰兄弟也一篇之間
說稱宋公之弟辰無說則從其恒稱為公子地陳
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
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
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
晉罪秦伯也叔勝稱弟惡宣公也汪氏曰成二年
書公孫娶齊師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為大夫蓋
叔勝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其子為大
夫也廬陵李氏曰三傳母弟之說杜氏曰母弟之
寵莫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所以

隆友于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
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狀後據
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曰先
弟先公之子當稱公之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
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
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
鍼宋辰衛轉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
其人不能盡其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
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
賢之也其不稱公之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
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躰
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勝書字
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
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
陳氏說亦好但以公之子地為無說此語直疑又曰
穀梁曰叔勝不取貴於春秋轉之去合乎春秋
者楊士劄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轉以衛侯
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

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貜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者又是孔鴻之親不可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貜於春秋叔貜書字雖直稱名者叔貜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此雖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雖雖合於春秋無太善可褒故直書名而已此說足也

庚定王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六年 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續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也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鞏音安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汪氏曰齊自鞏

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暴下國是以晉景欲振齊世之霸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率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薛氏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也書衛之世子于伐以掌兵非子道也臨川吳氏曰會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濟宜也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交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入朝邑亦不思之甚矣徐氏曰公伐莒萊知杞九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悉矣陳氏曰自是內不善君將征伐在太夫矣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前侵伐十四比九書公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

附錄左傳夏公使如楚公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伐鄆子于鄆

左傳凡鄆所虐其君曰弑鄆外曰我公羊傳我鄆子于

即者何殘賊而殺之也殺衆傳我猶殘也我殺也

我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

也向氏曰刺夷貉音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

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前漢書

鳳四年遣駿馬監傳介子使中國則重門擊柝籬

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

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孫氏

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太子不則不共戴天之

能誅故此肆然復我鄆子于鄆也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我殺

其君曰于郢者所以深責郢之臣子至此極也何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我杜氏曰弑我皆殺也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我者卒暴之名薛氏曰我者殺異國之君也邦力足以加節而屢無道於節則魯以強大加節也蓋出乎爾者
也汪氏曰知稱人蓋知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節子其今日知人則為知子明矣知文公用節子邦定公我節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兇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節之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

旅殺

楚始書卒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庚午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善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葬其庶也設梁傳東秋不卒殺少進也卒而不日

則少進也日而不日言正不正簡之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何氏曰魯史必書楚

王其卒聖人董其僭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

其號是仲尼削之也禮記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也恐民之惑也杜氏曰吳

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若楚若吳若徐皆自

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

王降而稱子史記楚世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

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號十一世至熊達伐隨

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吳世家至壽夢始大稱王通鑑外紀徐夷作亂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弓朱失以為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汪氏曰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孟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一

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書

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

大皆曰子禮記曲禮注九州之外長雖其降而稱

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

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矣禮記

哉注氏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

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吳楚

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

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

皇帝故但曰某主耳高氏曰前此不書身楚子之卒

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

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狄相為朝聘相與盟

誓相通聞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廬陵李氏曰楚

莊立于文公十二年至是二十二年自宣公十年

公孫歸父如晉

以後春秋多
予楚之辭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

頃公不能詳禮志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

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皆齊而事晉其於邦

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

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

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
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
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
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亦蕩而得腹心之
疾也庸愈哉家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
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止
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
晉之諸卿日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
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
遂也廬陵季氏曰宣
公聘晉止此一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正寢也汪氏曰桓公薨立則薨于齊宣公亦
祇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
政而三家強盛不復可制矣

歸父還自晉至遂奔齊作榿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
至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相括髮即位哭二踊而出
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
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壇聞君薨衣道
擗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穀梁傳還者
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擗殯
而奔其父之使者是
亦奔父也遂繼事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宋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又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劉氏曰三年無改者孝夫

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

夷羊五之屬左傳成公十八年悼公即位逐不臣者七人注夷羊五之屬必存

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

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

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儀禮聘禮篇君若薨于後歸

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聘子臣皆哭出祖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宣公猶未殯

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異事

之詞也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

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

詞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

未復命于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

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

况又壇帷復命于介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至

不矢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至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

穀梁子曰指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國

曰歸父奉父命未反而已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

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

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

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也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雖然人忠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 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尔反尔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汪氏曰公孫敖死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壅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盡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 廬陵李氏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向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昏齊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釋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大全二十一卷終

自漢代而下... 春秋之義... 終



慶應大學藏

